青山一道同云雨

有人说,中国诗歌的蔓延是随着诗人的贬 谪和流放而延伸的。王昌龄就是其中的代表性

王昌龄,长李白三岁,二者都是生时就负盛 名,李白被誉为"天上谪仙",王昌龄被誉为"诗 家夫子""七绝圣手"。天宝七年(公元748年),王 昌龄因一场官场风波"言事犯上",由"江宁丞" (江宁,今南京)再贬"龙标尉"。七年之后,即天 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玄宗大 赦天下,王昌龄终得辞官离开龙标,北上还乡。 可惜返程中于唐肃宗至德二年(公元757年)路 过亳州(今安徽亳州),无故被刺史闾丘晓杀害。

我寄愁心与明月

王昌龄幼时虽出生显赫的琅玡王氏,但家 境早已窘迫,"久于贫困,是以多知危苦之事"。 23岁,他前往嵩山学道,历经三年的道家隐居式 生活。26岁,他投笔从戎,心怀壮志西出长安,渴 望在边疆建功立业。几年的边塞生活成就了他 "边塞诗人"的称号。公元727年,29岁的王昌龄 赴京城长安应试,考中进士,补任秘书省校书 郎,后改任汜水县尉,再迁为江宁丞。41岁,因事 获罪,谪赴岭南。42岁,遇赦北还。

天宝七年(公元748年)九月,51岁的王昌 龄再次被贬。此时身在扬州的李白送上了千古 送别绝唱:"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 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李白《闻王 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

春天从江宁沿长江上行,经安徽、湖北,在秋 天到达巴陵(今岳阳),上一次王昌龄来到巴陵, 是被贬岭南遇赦北还。如今时隔数年,心境完全 不同。"相逢楚水寒,舟在洞庭驿。具陈江波事,不 异沦弃迹。杉上秋雨声,悲切蒹葭夕。弹琴收馀 响,来送千里客"(《岳阳别李十七越宾》节选)。



王昌龄雕像。

日落时分,蒹葭苍苍,王昌龄凝视湖面,回想壮 年时边塞的苍凉和广漠,似乎又回到了那片无垠的 大漠之中,"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 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出塞》)。

通讯员 摄

王昌龄在武陵(今湖南常德)遇见了桃花盛 开的春天,随后他乘舟向西南方向溯沅水而上, 抵达了辰州(今湖南沅陵)。在这里,他再度与司 马卢溪相会,推杯换盏间,王昌龄挥毫泼墨,留 下一首临别赠诗:"辰阳太守念王孙,远谪沅溪

何可论?黄鹤青云当一举,明珠吐璜报君恩" (《留别司马太守》)。

一片冰心在玉壶

昔日王昌龄在江宁丞任上时,那里有一座 芙蓉楼,楼前花团锦簇,种满了木芙蓉。他曾与 夫人携手漫步于芙蓉花下,吟诗作赋,留下了无 数美好的回忆。而今,命运弄人,当王昌龄被贬 龙标的敕令传来时,因病卧床的妻子闻此噩耗 而气绝身亡,悲痛的王昌龄带上了一株寄托无 尽思念的木芙蓉,只身前往龙标。

在沅水与㵲水交汇处矗立着一座临江楼,这 里是龙标县衙的公房,也是初到龙标的王昌龄栖 身之所。自此,这株木芙蓉便被种在了临江楼前, 而临江楼亦被王昌龄改名为"芙蓉楼"

"寒雨连江夜人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 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芙蓉楼送辛 渐》)据当地方志记载,这首著名的七绝《芙蓉楼 送辛渐》写于黔阳古城,但是多年来许多研究家 认为此诗作于王昌龄任江宁丞的丹阳(今江苏 镇江市)。这首享誉唐朝诗坛的名作,后来也成 为江宁与龙标"笔墨相争"的文化标的。

盛夏的傍晚,诗人独自立于溪边。此刻,苍 翠的山峦与皎洁的明月给予了这沉沦一生的 "七绝圣手"无尽的力量。"沅溪夏晚足凉风,春 酒相携就竹丛。莫道弦歌愁远谪,青山明月不曾 空"(《龙标野宴》)。

大概因早年务农加年过半百屡遭贬谪,王 昌龄对底层的百姓更多了同情心和亲近感。他 深入民间,实地考察,体察民情。公堂之上,他公 正廉明地处理着各类案件,"分判众曹"井然有 序;亲自参与并监督税收的征收工作,"收率课

作为"诗家夫子"的王昌龄并未止步于此,

除了在芙蓉楼内撰写《诗格》这部诗论著作外, 他还呕心沥血地创办了边民学堂——龙标书

王昌龄被贬龙标,固然是王昌龄之不幸,但 却是龙标之幸、百姓之福,王昌龄在龙标八年, "为政以宽,政善民安,被百姓誉为仙尉"。

千淘万漉虽辛苦

对节义操守的信奉与对功业理想的执着,在 折磨王昌龄灵魂的同时,也支撑着他的灵魂。"莫 道谗言似浪深,莫道迁客是沙沉。千淘万漉虽辛 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浪淘沙·其八》)。

对于王昌龄而言,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故 旧与好友的来访,便如同节日般令人欣喜。在送 别好友归长沙时他叹息:"桂阳秋水长沙县,楚 竹离声为君变。青山隐隐孤舟微,白鹤双飞忽相 见"(《送万大归长沙》)。

王昌龄虽"愁"但却并未陷入自怨自艾的漩 涡而萎靡不振,岁月沉淀中越发展现出惊人的 豁达与宽容。他用自己的经历与智慧,为同处在 人生至暗的友人们送上慰藉,试图劝导他们坦 然接受现实,积极展望未来。在芙蓉楼古树下送 别好友柴侍御时他说:"流水通波接武冈,送君 不觉有离伤。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 乡"(《送柴侍御》)。

他期待"远谪谁知望雷雨,明年春水共还乡" (《送吴十九往沅陵》节选);他相信"谴谪离心是 丈夫,鸿恩共待春江涨"(《送崔参军往龙溪》节 选);他憧憬"尧时恩泽如春雨,梦里相逢同人 关"(《西江送越弟》节选)。

回顾夫子人生最后八年的贬谪生涯,他遭受 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磨难和挫折,但这些困境并未 将他击垮,反而成为了他诗歌创作中的磨砺石,锻 造出了他更为深邃而富有力量的诗篇。

汉诗新韵

花木情结

(五首)

王孝忠



清溪余波团湖澜, 万亩芙蓉映云天。 糜鹿披叶过洞庭, 仙鹤采莲栖君山 自清惜叹早出生, 敦颐悔惋已成仙。 我等喜逢盛景游,

怡然欢欣乐无边。



八月桂花九月开, 老朽仍然喜心怀。 好似久别逢知己, 犹如居家出楼台。 嫦娥思桂喝酒去, 清照梦花写诗来。 高温无雨乱季节,



庭院深处一片红 流香惊艳压群雄 迎年天空祥云飞 报春地上碧无穷。 冰冻雪漫喜怒放, 风折雨摧仍从容。

多久未见人如织, 赏花群流多老翁。



我观银杏走四方。 西来湖北走马坪,

东到江苏连云港。 桐子坳里古群落,

太平山上树中王。 还有三株在眼前,

韶山大道新景象



又是一年枫正红 不知香山已然冬。 落叶曼舞西风起, 彩虹飞渡江雾浓。 爱晚亭观二月花, 云麓宫拜老树翁。 一生一世爱林木, 我视自然为神宗。

习惯于拾级而上去寻觅险 峰之上的无限风光,在茅岩河畔 的九天洞,却需要沿级而下。正 值流火的三伏天,火辣辣的阳光

下,一众行人被热浪驱赶着,直 奔洞里而去。

来到洞口时,一脉清凉陡然 漫过心坎,我停下步子,回首仰 望,只见头顶上露出一片巴掌大 的天空,天空上蓝得如一潭幽 泉,不着一丝云彩。站立的洞口 与地表有着近八层楼高的落差, 心生恍惚。

脚底生风,沿着青石板台阶 不觉已步入了另一个天地,远离 炎夏烈日,通体舒坦,脚步声犹 如两根伸长的触须,小心翼翼地 向地层深处叩问未知的隐秘。

一股浓郁的酒香扑鼻而来, 抬头一看,眼前豁然开朗。一个 空旷的厅堂铺开在面前,排列整

齐的酒坛一个个挺着大肚子,堂而皇之地占据了 大半地方。我听过"洞藏一年,胜窖藏三年"一说, 储藏是白酒制造的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工序,古人 发现洞藏过的酒馥郁芳香,味道比放在室外更加 醇厚,从此便有了洞穴藏酒的习俗。因为原酒密 封保存在山洞,时间一长,就自然形成了一个封 闭、自创的微生物环境,这个微生物的环境影响 着原酒,使酒在自然静态的环境中自然升华。这 里正是进入九天洞的第一个天窗所在。洞门大 开,向客人奉上美酒浓烈的芳香。随着洞中的万 千气象依次呈现在我面前,那遍地生长的石笋、 造型奇特的石幔、层层叠叠的石钟乳,尤其是那 擎天挺拔的"世界最大的单体溶洞石柱",无不让 人叹为观止,至若潺潺流水,通幽曲径,抑或空谷 回音,寂寂清风,一帧一帧的奇妙,仿佛就在下一 个拐弯抹角的地方静静地候着,给你一重接一重 的惊喜,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在这里得到淋漓尽致 的诠释。

"中国溶洞奇葩""亚洲第一大洞""溶洞女 王",赞誉加持,桂冠摩顶,显然都是有十足底气 的。250多万平方米总面积的巨大规模,上、中、下 三层的复式结构;直抵地表以下420米的深度, 洞内平地山丘、湖泊阴河瀑布以及自生桥梁等等 众多天然构造景象;洞中堆珍叠玉般的千姿百 态,美不胜收。让人似乎身临翻版的"张家界",武 陵源三千奇峰,居然在这里竞相妖娆。更有醇和 的酒香在石林间氤氲,醉美山水,徜徉其间,想那 "世外桃源"也就如此了吧。

奇秀幽野的九天洞,因有九个天窗与洞顶地 面相通而得名。那九个天窗,不正是溶洞的九只 眼睛吗?我想象着,一定是深埋地下的瑰宝,多么 期冀着能被世界发现,又是那么渴望融入外面的精 彩,它睁大九只眼睛,苦苦寻觅,痴痴等待,翘首以 盼。上世纪八十年代,桑植县一个叫王海然的探险 者在寻找地下水资源时偶然发现了洞口,由此揭开 了九天洞神秘的面纱,九天洞尘封已久的岁月开启 了浓墨重彩的一页。

走出九天洞时,经过一条悠长的隧道,隧道 两壁的布置独具匠心,闪烁的霓虹灯里,青山绿 水的浮雕和桃花盛开的图景,让我仿佛走在姹紫 嫣红的春天,而放飞的思绪依然在那奇丽的洞里 久久盘旋……

聚族而居,族皆有祠。在湘东炎陵县西 南边陲西草坪古村,我们拜访了这座有着 600多年历史的张氏祠堂。

祠堂正门上方匾额"张氏祠堂"四个大 字,入木三分,缓缓过滤着宁静的时光。

矗立的石碑上记载,张氏祠堂始建于明 代洪武元年(1368年),一袭砖木结构的江南 民居风格。清朝乾隆年间的1775年,历经暴 晒暴雨暴风打磨的木棂、墙砖、瓦片已是四 处破损,族人自发出钱出人工组织修缮。

祠堂内的八根木柱大修时换用老荷树 立成。"敬祖宗仁义礼智信,佑儿孙文武忠孝 廉。"其中两根柱子上的楹联,与张氏家族代 代相传的族训"耕读传家,忠勇报国",有着 异曲同工的血亲气息。

张氏祠堂列祖列宗牌位依次落座一方, 神龛香炉烟火兴旺。族人里一位民族英雄张 先甲尤为高光。清朝道光年间,张先甲被道 光皇帝封为任江苏太湖总兵,被授予建威将 军,赐一品顶戴花翎。

1874年8月,张先甲在抗击外敌入侵战 斗中,身先士卒,不幸英勇殉国,时年40岁。 朝廷赞其忠勇,委派大臣护送其灵柩魂归故 甲厚菇。

张氏祠堂"古"里透红。祠堂大小房屋错

古风西草坪

综复杂,战争年代成为革命人士避险之处。 时任湘粤赣特委组织部长兼游击队政治部 主任的周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过湖 南省委书记),遭到国民党队伍的围追堵截, 万分紧急之下,西草坪张氏族人掩护周里进 入祠堂,在厢房中藏身了三个惊心动魄的长 夜,并在确保不暴露目标的情形下为他送茶

顺应时代节奏,西草坪村瞅准时机做大 古"文章,争取支持,将紧挨张氏祠堂的一 栋民房,升级改造为"议事堂",门、窗、柱、 栏、檐、梁、廊以及砖墙全盘仿古重现。前有 荷叶掩塘,后有群山卧龙,古祠堂议事堂更 显风水宝地的气势。

西草坪村议事堂议定的头等大事是议 学风,议家风,议族风。学风正了,家风清了, 族风村风自然旺。村里成立助学理事会,设 立奖学金助学金,连奖近二十年,几百人、每 人几千元地发奖,奖得人啧啧艳羡。

议事堂也议家长里短油盐酱醋,地基分 界,红白喜事,戒赌儆盗,助困助老,规则挂 在墙面上,话题摆在桌面上,办与不办,成与 不成,对与不对,结果写在明面上。

动辄奖助几十万,真金白银从何而来? 张氏古祠堂有个约定,每年8月26日这天聚 的绿色食品品牌。

会,既是族人祭祖,也是感恩纳主。捐钱的, 既有土豪大老板,也有政界学界文化人,还 有受过奖助后学业事业家业有成反哺家乡 的佼佼者。

作为西草坪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 任,张湘军心气更高。

西草坪村所在的鹿原镇,是中华始祖炎 帝神农氏安寝福地。

鹿原是炎陵的大粮仓。张湘军正是从种 粮产米起步,陆续出产山茶油、香菇、黄桃、 酱板鹅等几款香喷喷的美食。张湘军也因此 被各路媒体追着上镜,时不时地直播带货, 成了高山网红。

走红,不走心,更不能走失西草坪村的 一千多位村民粉丝。一个好汉多个帮,首先 得让村民帮得有底气。张湘军掏空口袋,取 空余额,免费发放油茶苗木,发放肥料,产出 的油茶籽保底包销。一免一保,村民人均收 人从最初的五六百元翻番至五六千元再到 如今的1.5万余元。

村民既是员工,也是原料供货人,既是 股民,也是村务监事人。随着分红数字直线 上升,张湘军却累弯了腰。他唤醒全村人,激 活田土山,把金紫峰做成了链接城市与乡村

时,我紧绷的心略有放松。

接弟弟电话时,我不知娘摔得多厉害, 以娘的性格,不到万不得已,她是不会让家 里人打我电话的。有次搬柴火,被屋场里的 蛇咬了一口,娘都没吭声。弟弟电话里说,你 赶紧联系一下医院,娘摔了一跤,喊痛,吃不 下饭。我没敢问太仔细,匆匆请个假,就往人 民医院门诊楼赶。弟弟说,已经送过来了,你 在门口等就是。

二十多分钟后,妹妹白色吉普车过来 了。我匆匆打开车门,娘半躺在后座,看见 我,叹了一声,哎,我要他们莫打电话,我怕 你吓着。都什么时候了,娘还在说这些。我急 急忙忙伏下身子,说,我背你去做检查!娘肯 定很疼,一脸艰辛的样子,哼了几声,坚定地 说,还是,我自己走。

当时,下着小雨,妹妹撑伞过来。我搂着 娘,往门诊艰难挪动。见娘能开步,我略略松 弛了一下紧绷的心。但愿,我一向健旺的娘 只是一场惊吓,无大碍,就像她以前不小心 摔了一样,能很快就好。

提前联系,提前挂号,所以门诊检查、拍

检查结果很快出来了,医生特认真,对

我伏下身。娘说,我自己走。娘说自己走 着片子反反复复看,尔后肯定地说,要住院, 是特别疼。我问,应该不痛吧?娘说,怎么可 必须的,这一时半会儿好不了。

好在,妹妹做好了娘要住院的准备, 带了一些简单的衣物。我们很快办好了 娘的住院手续。娘见忙前忙后的崽女,一 脸愧疚,说,我以为没事,没想到这么麻

骨伤科住的,都是摔伤的、扭伤的、出车 祸碰伤的人。娘住的病室有三个床。医生反 复交代,病人只能卧床,千万不能挪动,哪怕 吃喝拉撒,都只能陪护人员帮忙。这,就只能

因为五一节,我刚好有几天假,就搁下 手头的事,天天往医院跑,带一点汤水或者 零食,有给娘吃的,也有给陪护的妹妹或者 病室的病友吃的。

过了两天,医生将我叫到办公室,说,还 是要做手术的,否则,腰可能会直不起。

五月六日八点十五分,护士准点推着担 架车来病房接。我们担心娘怕,一起送她去 手术室的门口。在等候时,我有意无意地给 她轻描淡写地说了手术程序。娘其实也明

担架车推出来时,娘很平静,好像并不

能不痛?胀比痛更难受的。 第二天,我们就按医生的吩咐,给娘套 上护腰硬衬,扶娘在廊道上缓慢行走。毕竟, 有几天没下床了,腰又不敢用力,娘双脚显 得迟缓,如同刚学步的孩子。娘走一个回合, 就在条凳上歇歇。我和妹妹轮流搀扶着娘 走,带着一点勉强,直到娘实在走不动了,再 回病床休息。

病室的门,大都是敞开的。走廊的最东 头,有个老人在呼天抢地。娘问,他摔得蛮厉 害呀,这么嚎?妹妹说,摔断了骨头,两个崽 在外打工,没人照护呢!

娘轻叹一声,何得了啊?你晓得有多痛 不?有崽女在,还可能痛得轻点,偏偏都不 在。妹妹笑道,崽女在,又不能分担,不一样

娘照样是轻叹一声,但听上去,和前几 天叹的不一样了。有晚霞的光,透过窗玻璃 射进来,娘脸上有了生动的表情。

我突然觉得,娘说的在理。

是啊,娘终会老去,娘的腰迟早弯曲,倘 白,看着我们都在,轻叹一声:有什么好怕 若我们做崽女的,多尽一点心,娘的痛就会 减轻一点点。

老了,崽女就是娘的脊梁!